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杜甫卷

上編

唐宋之部
第二冊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杜甫卷

上編

唐宋之部
第二冊

華文軒編

孔 傳

【雲林石譜序（節錄）】予嘗聞之：詩史有「水落魚龍夜」之句，蓋嘗游湘鄉之山，魚龍蟄土，化而爲石，工部固嘗形容于詩矣。讀是譜者，知居士之好古博雅，克紹餘風，不忘于著錄云。時宋紹興癸丑夏五月望日闕里孔傳題。（《雲林石譜》）

杜 綰

【魚龍石】潭州湘鄉縣山之顛，有石臥生土中。凡穴地數尺，見青石，即揭去，謂之蓋魚石。自青石之下，色微青，或灰白者，重重揭取，兩邊石面有魚形類鰕鮑，鱗鬣悉如墨描。穴深二三丈，復見青石，謂之載魚石。石之下即著沙土。就中選擇數尾，相隨游泳，或石紋斑剝處全然如藻荇，凡百十片，無一二可觀。大抵石中魚形，反側無序者頗多；或有石中兩面如龍形，作蜿蜒勢，鱗鬣爪甲悉備，尤爲奇異。土人多作僞以生漆點綴成形，但刮取燒之，有魚腥氣，乃可辨。又隴西地名魚龍，掘地取石，破而得之，亦多魚形，與湘鄉所產不異。豈非古之陂澤，魚生其中，因山頽塞，歲久土凝爲石而致然歟？杜甫詩有「水落魚龍夜，山空鳥鼠秋」，正謂隴西爾。（《雲林石譜》中卷）

沈與求

【次韻李元叔田邦鎮唱酬之什】 大雅寂寥誰發喜，逆折波瀾須子美。晚分一派大江西，約束曹劉歸句裏。武安耳孫有臞儒，載行無多一束書。塞驢破帽踏城市，腰間劍綬鳴湛盧。叫閨自荐久未偶，淮南叢桂猶關渠。雕鐫戲出鄉學餘，掩面笑余詩井枯。（沈忠敏公龜溪集卷一）

曾 幾

【逮子作亭于官舍，明清堂後，種竹殆千竿，余名其亭以留客，取老杜竹深留客處之句，因題二小詩云。
（詩略）】（《茶山集》卷四）

【海棠洞】 玉頰酒潮紅，醉頭扶不舉。杜老豈無詩，應爲六丁取。

【李商叟秀才求齋名於王元渤以養源名之求詩（元三首，錄第二首）】 老杜詩家初祖，涪翁句法曹溪。尙論淵源師友，他時派列江西。（以上同上卷七）

【寒食日誦老杜示宗文宗武詩寄二子】 衰年寒食又清明，敲枕詩成字不成。欲寄宗文與宗武，一春風雨大江橫。（同上卷八）

郭 印

【草堂】 草堂何處覓，雲黯澆花溪。棟宇已非昨，松竹尙依依。荒坡臥頽日，寒浪搖清颿。萬象不禁寫，吟哦想當時。我公本天人，造化生肝脾。道大世不容，遠跡西南維。波濤湧筆端，孤憤寄新詩。

詩中盡經濟，秋毫未設施。後人不知公，但賞瓊瑤詞。文章一小技，于道信爲卑。（《雲溪集》卷三）

計有功

子美贈閻丘師詩云：「吾祖詩冠古，同年蒙主恩。」謂審言以詩，閻丘均以字，同侍武后也。（《唐詩紀事》卷六）

【鄭虔】虔著《書叢》等諸書之外，又撰《胡本草》七卷，詩中及之。子美云：虔與今祕書監鄭審編翰齊價。謫江陵，故有「阮咸江樓」之句。（同上卷二十）

【張彪】杜子美《寄張十二山人彪》詩云：「獨臥嵩陽客，三違潁水春。艱難隨老母，慘淡向時人。謝氏登山屐，陶公漉酒巾。羣兒彌宇宙，此物在風塵。歷下辭姜被，關西得孟鄰。旦通交契密，晚接道流新。靜者心多妙，先生藝絕倫。草書何太古，詩興不無神。曹植休前輩，張芝更後身。數篇吟可老，一字買堪貧。」讀子美詩，則彪蓋潁洛間靜者，天寶末，將母避亂，故子美以詩寄云。

【李之芳】之芳，太宗子蔣王惲之曾孫，有令譽。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。祿山反，自拔歸京師。廣德初，使吐蕃，被留二歲，乃得歸，拜禮部尚書，改太子賓客。子美哭之芳詩云：「江雨銘旌濕，湖風井運秋。」又曰：「復魄昭丘遠，歸魂素滌偏。」蓋死于江湖也。

【孟浩然】又《冬至過友人》云：「鳥泊隨陽雁，魚藏縮項鰻。」故杜子美《憶襄陽》云：「吾友襄陽孟浩然，新詩句句盡堪傳。至今耆舊無他語，謾釣查頭縮頸鰻。」

【岑參】參至德中任宣議郎，試大理評事，攝監察御史，左拾遺。裴薦杜甫等嘗薦參識度清遠，議論雅

正，佳名早立，時輩所仰，可備獻替之官云。（以上同上卷二十三）

【薛據】據與王摩詰、杜子美最善。子美有《喜薛三據授司議郎》詩云：「文章開突奧，遷擢潤朝廷。」又有《寄薛三郎中》詩云：「與子俱白頭，役役常苦辛。雖爲尙書郎，不及村野人。天未厭戎馬，我輩本常貧。子尙客荊州，我亦滯江濱。聞子心甚壯，所過信席珍。賦詩賓客間，揮灑動八垠。乃知蓋代手，才力老蓋神。」其略如此。（同上卷二十五）

【王季友】子美爲季友作《可歎行》云：「近者抉眼去其夫，河東女兒身姓柳。丈夫正色動引經，鄴城客子王季友。豫章太守高帝孫，引爲賓客敬頗久。時危可拔真豪傑，二人得置君側否。」

【蘇渙】渙有《變律詩》云：日月東西行，照在大荒北。其中有燭龍，靈恠人莫測。開目爲晨暉，閉目爲夜色。一開復一閉，明晦無休息。居然六合內，曠哉天地德。天地且不言，世人強喧喧。

毒蜂成一窠，高掛惡木枝。行人百步外，目動魂亦飛。長安大道旁，挾彈誰家兒。右手持金丸，引滿無所疑。一中紛下來，勢若風雲隨。身如萬箭攢，宛轉迷所之。徒有疾惡心，奈何不知機！

養蠶爲素絲，葉盡蠶不老。傾筐對空林，此意向誰道。一女不得織，萬夫受其寒。一夫不得意，四海行路難。禍亦不在大，福亦不在先。世路險孟門，吾徒當勉旃。杜子美有聽蘇大侍御誦詩之作。

【畢曜】曜與杜子美友善，子美贈畢四曜詩云：「才大今詩伯，家貧苦宦卑。」又喜曜除監察詩云：「大雅何寥闕，斯人尙典刑。交期余潦倒，材力爾精靈。」其推重如此。（以上同上卷二十六）

【田澄】澄，大曆、天寶間人。杜子美《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》詩，即澄也。末句云：「揚雄更有河東賦，

惟待吹噓送上天。」蓋澄以舍人奉使入蜀，肅宗時人也。（同上卷二十九）

【薛能】「青春背我堂堂去，白髮催人故故生。」此能詩也，然無子美大體之度。（同上卷六十）

【僧可朋】可朋，丹稜人，少與延讓爲風雅之友。有詩千餘篇，號《玉壘集》。曾題《洞庭》詩云：「水涵天影闊，山拔地形高。」贈友人曰：「來多不似客，坐久却垂簾。」歐陽炯以此比孟郊、賈島，言其好飲酒，貧無以償酒債，以詩賙之。可朋自號醉髯。《贈方干》詩云：「月裏豈無攀桂分，湖中空賞釣魚休。」《杜甫舊居》云：「傷心盡日有啼鳥，獨步殘春空落花。」《寄齊己》云：「唯陪北楚三千客，多話東郊十八賢。」（同上卷七十四）

鄭剛中

【謝潘令衛惠松木】子美欲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然。嗟我一室久疏陋，風飄雨剝堵不環。欲具茅茨小編葺，斤斧四顧家無山。誰謂潘郎坐華屋，肯爲湫隘興永嘆。惠以南山好松柏，剪伐既就皆丸丸。我今樸斲遂有日，居處可望菴冗寬。方知廣廈庇寒士，子美之論非高談。古人骨朽高義盡，習爲鄙吝風俗慳。皆使如公眼青白，古人風義當復還。吾聞淵明謝主人，冥報止謂因盤餐。公今飯我德何啻，淵明詩來猶可攀。（《北山文集》卷二）

【讀杜子美三大禮賦】牢落長安賦就時，青苔到榻有誰知。年踰四十猶無祿，筆下千篇祇有詩。風雨飄零長是客，干戈悲梗獨憂時。平生愛作驚人句，博得如今杜拾遺。（同上卷二十二）

李彌遜

【同坐客賦席上牡丹醠醑海棠三首（錄第三首）】

臙脂着雨弄餘妍，力挽春暉上舞筵。誰道捲紗紅映肉，杜

陵正欲補遺篇。（《筠溪集》卷十九）

【宣城水西道中雜言】

八月十五日夜四更，與邵陽叔自涇縣東城泛舟絕溪而西，夜氣澄肅，月出衆山

間，天容水色，上下映燭，毛髮可鑒。中流倚櫂，顧謂陽叔曰：月方秋，夜將旦，清明之至也，士大夫孰能於此時徜徉溪山間！而漁工水師得之不自以爲樂。因誦少陵「永夜角聲悲自語，中天月色好看」句，非深得是中趣，不能道也。（同上卷二十一）

【舍人林公時專集句後序】

章句之士，溺於所長以自窘束，不肯棄繩度，壞藩維，放乎大肆，求夫忘其

所能寓於不得已，合衆巧，收天地萬物之奇，以爲功未有也。介翁深於詩，不自立戶牖，其欣於所遇，悲於所感，賦事體物，酬餞贄贈，一取它人語而鑒括之。章成，千態萬狀，貫穿妥帖，不見罅隙，皆足以發難顯之情。至其奔放曲折，莫可排障，浩浩汨汨，行於地中，是豈章句士所能爲哉！自風雅之變，建安諸子，南朝鮑、庾、謝輩至唐，以詩鳴者，何止數百人，獨杜子美上薄風騷，盡得古今體勢，其它旁門異派，如沈、宋、韓、柳、賀、白、韋應物、劉禹錫、李商隱、杜牧、張籍、盧仝、韓偓、溫庭筠之流，其精深、雄健、閒淡、放逸、綺麗、軟美、變怪，各自爲家，元輕、白俗、郊寒、島瘦，後世或以爲譏，乃欲奴僕命之，拔其尤，揉而置之關紐間，使出一口，如將狼，如探虎，如陣市人，噫！可以爲難矣。集句，唐

人號爲四體，國朝石曼卿始以爲名，至元豐，臨川王文公進乎技矣。東坡好爲高世說，雅不與臨川相能，故有鴻鵠家雞之比，自是靡然不復相尙，其後學詩者流聞於膏馥之餘，爬羅牽挽，僅相比屬，則揣意語近似而命之題，雖形模具在，真木偶人，懵懵無復生氣，觀介翁之作，失喜自賀，不意復見前輩，向使坐荃蘅蘭蕙之室，享笙竽琴瑟之奏，登魴鯉牛心熊掌而膾炙之，不足喻其美且樂也。介翁敏博而文，讀書過眼輒誦，自著及訓解卷百有奇，煨燼之餘，唯此囊存，其所用詩，上下數百年，凡二百八十家，且曰：惜哉！使我不得置東坡，山谷語於其間也。其受才廓達雄鷲，大而難用，立朝不避怨嫉，宦不遂，抱其蘊以死，樂天嘗嘆陳子昂、杜甫各死於一拾遺，詩人之蹇，古以爲恨。翁爲泮宮先生於東平，僕時在諸生中，及後讐書天祿，翁爲道山長。翁沒二十年，得其子敷妻之。嗚呼！僕也從翁之久之親，而不得見此詩於翁之未沒而親炙論辨範模之，憾焉不解於心，故書其後以誌。（同上卷二十二）

張元幹

【亦樂居士集序（節錄）】文章名世，自有淵源，殆與天地元氣同流，可以幹旋造化關鍵，顧在人所鍾稟及師授爲如何。譬由一身，五官百骸，各隨形模，萬態不同，至於上下左右，則難以倒置，必也精神發揮，迺中儀矩，不然，土木偶爾。前輩嘗云：詩句當法子美，其他述作無出退之。韓杜門庭，風行水上，自然成文，俱名活法，金聲玉振，正如吾夫子集成，蓋確論也。

【倚竹圖】《楚辭》凡稱美人與《古樂府》所謂妾薄命，蓋皆君子傷時不遇以自況也。好事者用少陵「天

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」使入圖畫，工則工矣，視小姑娘嫁彭郎，抑何以異？（以上《蘆川歸來集》卷九）

于 恕

先生讀子美「野色更無山隔斷，山光直與水相通。」已而歎曰：子美此詩，非特爲山光野色，凡悟一道理透徹處，往往境界皆如此。

案此二句乃宋人鄭獬詩，非杜甫詩，清朱彝尊有考。

嘗見呂居仁論詩，每句中須有一兩字響，響字乃妙指。如「身輕一鳥過」「飛燕受風斜」，「過」字、「受」字，皆一句中響字也。某平生不能作詩，每讀樂天詩，便自意明，但不費力處便佳耳。嘗舉以告居仁。居仁云：不費力，極難；用意到，自知。（以上《橫浦心傳》卷上）

先生讀子美詩，舉「色侵書帙晚，陰過酒尊涼。」因云：不問已知其爲竹詩。或人因戲云：若使軒前有芭蕉、梧桐，不免亦可借詠。先生不覺失笑。

淵明云：「雲無心而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。」子美云：「水流心不競，雲在意俱遲。」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，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矣。觀其云：「雲無心」「鳥倦飛」則可知其本意；至於水流而心不競，雲在而意俱遲，則與物初無間斷，氣更渾淪，難輕議也。（以上同上卷中）

【尙友】朋友講習，固天下樂事。不幸獨學，則當尙友古人可也。故讀《論》如對孔門聖賢，讀《孟子》如對孟子，讀杜子美詩、蘇文，則又凝精靜慮，如目擊二公。如此用心，雖生千載之下，可以見千載人

矣。

【杜詩】「色侵書帙淨，陰過酒尊涼。」讀此二句，不問已知爲竹詩。子美過人，正以此爾。

此與前《橫浦心傳》一則略同，兩存之。

【詩】予友施彥執讀杜詩，至「風吹客衣日杲杲，樹攪離思花冥冥」而有得。予讀《毛詩》，至「絺兮綌兮，淒其以風」而有得。（以上《橫浦日新》）

《橫浦日新》宋晁陳二家書目俱云郎晞編，今從刊本署名。

施德操

正夫嘗論杜子美、陶淵明詩云：子美讀盡天下書，識盡萬物理，天地造化，古今事物，盤礴鬱積於胸中，浩乎無不載，遇事一觸，輒發之於詩。淵明隨其所見，指點成詩，見花卽道花，遇竹卽說竹，更無一毫作爲。故予嘗有詩云：「子美學古胸，萬卷鬱含蓄。遇事時一揮，百怪森動目。淵明澹無事，空洞撫便腹。物色入眼來，指點詩句足。彼直發其藏，此但隨所囑。二老詩中雄，同人不同曲。」蓋發於正夫之論也。（《北窗炙輠》卷下）

高登

【言懷】歸去東臯獨荷犁，山林書卷有兒持。一無可意身將老，百不如人心自知。夢寐摩挲元結頌，

經從省憶少陵詩。體膚餓盡天應錯，依舊臞然山澤姿。（《高東溪集》卷下）

張表臣

杜甫云：「軒墀曾寵鶴。」杜牧云：「欲把一麾江海去。」皆用事之誤。蓋衛懿公好鶴，鶴有乘軒者。則軒車之軒耳，非軒墀也。顏延年詩云：「屢薦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。」則麾，麾去耳，非麾旄也。然子美讀萬卷書，不應如是，殆傳寫之繆。若云「軒」，則善矣。牧之豪放，一時引用之誤，或有之耶。

予讀杜詩云：「江漢思歸客，乾坤一腐儒。」功業頻看鏡，行藏獨倚樓。」歎其含蓄如此；及云：「虎氣必騰上，龍身寧久藏。」蛟龍得雲雨，鵬鶚在秋天。」則又駭其奮迅也。「草深迷市井，地僻賴衣裳。」「經心石鏡月，到面雪山風。」愛其清曠如此；及云「退朝花底散，歸院柳邊迷。」「君隨丞相後，我住日華東。」則又怪其華豔也。「久客得無淚，故妻難及晨。」「囊空恐羞澀，留得一錢看。」嗟其窮愁如此；及云：「香霧雲鬢濕，清輝玉臂寒。」「笑時花近壓，舞罷錦纏頭。」則又疑其侈麗也。至讀「識歸龍鳳質，威定虎狼都。」「風塵三尺劍，社稷一戎衣。」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。「五聖聯龍袞，千官列鴈行。」「聖圖天廣大，宗祀日光輝。」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。「許身一何愚，自比稷與契。」「雖乏諫諍姿，恐君有遺失。」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。「對食不能飡，我心殊未諧。」「人生無家別，何以爲烝黎。」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。「未聞夏商衰，中自誅褒姒。」「堂堂太宗業，樹立甚宏達。」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。「巡非瑤水遠，迹是雕牆後。」「天王守太白，竚立更搔首。」斯則愛深思遠，而詩人之旨耳。至於

「上有鬱藍天，垂光抱瓊臺。」風帆倚翠蓋，暮把東皇衣。」乃神仙之致耶？「惟有摩尼珠，可照濁水源。」欲聞第一義，回向心地初。」乃佛乘之義耶？嗚呼！有能窺其一二者，便可名家，况深造而具體者乎，此予所以稚齒服膺，華顛未至也。

斯文盛於漢魏之前，而衰於齊梁之後。杜老云：「縱使王楊操翰墨，劣於漢魏近風騷。」又云：「竊攀屈宋宜方駕，恐與齊梁作後塵。」意謂是耳。

退之《雙鳥》詩，或云謂佛老，或云謂李杜。東坡《李太白贊》云：「天人幾何同一漚，謫仙非謫乃其游。揮斥八極隘九州。化爲兩鳥鳴相酬，一鳴一止三千秋。開元有道爲少留，縻之不可矧肯求。」乃知謂李杜也。（以上《珊瑚鉤詩話》卷一）

賊戮之，言意氣之快耳。如今人稱文字警絕，謂之掃凡馬。取杜甫「一掃萬古凡馬空」也。

陳無已先生語予曰：今人愛杜甫詩，一句之內，至竊取數字以髣像之，非善學者。學詩之要，在乎立格、命意、用字而已。余曰：如何等是？曰：《冬日謁玄元皇帝廟》詩，敘述功德，反復外意，事核而理長；《閨中歌》，辭致峭麗，語脉新奇，句清而體好，茲非立格之妙乎？《江漢》詩言乾坤之大，腐儒無所寄其身；《縛雞行》言雞蟲得失，不如兩忘而寓于道，茲非命意之深乎？《贈蔡希魯》詩云：「身輕一鳥過。」力在一「過」字；《徐步》詩云：「花蕊上蜂鬚。」功在一「上」字，茲非用字之精乎？學者體其格，高其意，鍊其字，則自然有合矣，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。

唐開元中，教舞馬四百蹄，衣以文綉，飾以珠玉，和鸞金勒，星粲霧駁，俯仰赴節，曲盡其妙。每舞，藉以

巨榻。杜詩云：「鬪雞初賜錦，舞馬既登牀。」初明皇命五方小兒分曹鬪雞，勝者纏以錦段，舞馬則藉之以楊耳。祿山之亂，散徙四方。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，樂作而馬舞不休，以爲妖而殺之。後人嗟其不遇。顏太初曰：「引重致遠，馬之職也。變其性而爲倡優，其謂之妖而死也，宜矣。」

王臨川詩云：「細數落花因坐久，緩尋芳草得歸遲。」此與杜詩：「見輕吹烏毳，隨意數花鬚。」命意何異。予詩云：「雲移鳥滅沒，風霽蝶飛翻。」此與東坡：「飛鴻羣往，白鳥孤沒。」作語何異。茲可爲智者道，不可與愚者說也。

杜詩云：「虎氣必騰上，龍身寧久藏。」《蕃劍》詩也。世傳虎丘常有劍氣，狀如虎。延津劍躍，化爲龍也。晉元康三年，武庫火，咸見漢高祖斬白蛇劍，穿屋壁飛去。許真人名旌陽，有蛟害人，投劍斬之，至唐復出，漁者網而獲之。又武勝之知靜江縣事，忽於灘中，見雷公踐微雲，逐一小蛇。勝之以石投焉，得一銅劍，有文曰「許旌陽斬蛟第三劍」云。予作劍詩云：「蛇蛟已盡定飛去，雷電歛驚重下來。」（以上同上卷二）

杜詩第一篇《贈韋左丞丈》云：「今欲東入海，即將西去秦。」或問：「云何？」曰：「道不行故也。」又云：「尚憐終南山，回首清渭濱。嘗擬報一飯，况懷辭大臣。白鷗沒浩蕩，萬里誰能馴。」何謂也？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羣，終南、清渭且徘徊而不忍別，况辭大臣而欲去國哉！自以爲得詩之解。」

《遊龍門奉先寺》云：「天關象緯逼，雲臥衣裳冷。」予曰：「星河垂地，空翠溼衣。」欲覺聞晨鍾，令人發深省。」予曰：「鍾磬清心，欲生緣覺。」

《玄都壇歌》云：「王母晝下雲旗翻。」予解曰：味道集虛，仙真降焉，故《秋興》詩曰：「西望瑤池降王母。」《同諸公登慈恩寺塔》詩云：「回首叫虞舜，蒼梧雲正愁。」予解曰：周滿瑤池樂未央。卒云：「黃鵠去不息，哀鳴何所投。君看隨陽雁，各有稻粱謀。」解曰：黃鵠譬高舉遠引，莫知所如往者；隨陽雁譬志在隨人，拘干祿仕者。天寶十三載，先生始得官。時上荒淫，天下且亂，故有虞舜之思，周滿之戒，且歎識者見幾而作，吾人懷祿未快也。

《示從孫濟》云：「權門多噂嚅，且復尋諸孫。」解曰：噂嚅，言不忠信貌。詩所以言背憎也。「且復尋諸孫。」則莫如我同姓。「萱草秋已死，竹枝霜不繁。淘米少汲水，汲多井水渾。刈葵莫放手，放手傷葵根。所來爲宗族，亦不爲盤飧。小人利口實，薄俗難可論。勿受外嫌猜，同姓古所敦。」解曰：萱忘憂而已死，竹可愛而不蕃，則荒落甚矣。水濁而不復其清源，葵傷而不芘其根本，則宗族乖離之況也。此詩人因物而興。

《飲中八仙歌》云：「李白一斗詩百篇。長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來不上船。自稱臣是酒家仙。」解曰：范傳正《李白碑》云：白多陪侍從之遊。他日泛白蓮池，公不在宴，皇情既洽，召公作序。公時被酒，高力士扶以登舟。世云不上船，船，襟紐，何穿鑿如此。

《曲江三章》云：「卽事非今亦非古。」予曰：在今古間。「長歌激越捎林莽。」予曰：振響林谷。「比屋豪華固難數。吾人甘作心似灰，弟姪何傷淚如雨。」予曰：按先生《進雕賦表》云：今賈馬之徒，得排金門、上玉堂者衆矣。獨臣衣不蓋體，常寄食於人。夫衆豪華而已貧賤，所謂士賢能而不用，國之恥也。吾

雖甘心若死灰，然而弟姪之傷，涕零如雨，何耶？蓋行成而名不彰，友朋之罪也，親戚不能致其力，聞長歌之哀，所以涕洟也耶。又曰：「短衣匹馬隨李廣，看射猛虎終殘年。」予曰：猶足以消英豪之氣。凡如是者甚衆，辭多不載。

「春回上林苑，花滿洛陽城。」崔湜詩也。湜弱冠登科，不十年，掌貢舉。父揖同省爲侍郎。及登宰輔，始三十有七，容止端雅，文辭清麗。嘗暮出端門，下天津橋，馬上吟此句。時張說爲工部侍郎，望之杳然而歎曰：此句可效，此位可得，其年不可及也。使湜令終，當時朝士，豈能出其右哉？故杜詩云：「文章一小技，於道未爲尊。」或以此也。

予暇日曾作《酒具》詩三十首，有引曰：咸通中，皮襲美著酒中十詠，其自序云：夫聖人之誠酒禍也深矣；在書爲沈湎、在詩爲童叟、在禮爲豢豕、在史爲狂藥。余飲至酣，徒以爲融肌柔神，消沮迷喪，頽然無思，以天地大順爲隄封；傲然不持，以洪荒至化爲爵賞。抑無懷氏之民乎？葛天氏之民乎？噫，天之不全予也多矣，獨以麴蘖全之！於是徵其具，悉爲之詠，以繼東臯子《酒譜》之後。而有酒星、酒泉、酒筓、酒牀、酒壚、酒樓、酒旗、酒樽、酒城、酒鄉之詠，以示吳中陸魯望。魯望和之，且曰：昔人之於酒，有注爲池而飲之者、有象爲龍而吐之者、親盜甕間而臥者、將實酒中而浮者、徐景山有酒槍、嵇叔夜有酒杯，皆傳於世，故復添六詠。予覽之，慨然歎曰：予亦嗜酒而好詩者也。昔退之有言：送王舍曰：少時讀《醉鄉記》，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，而猶有是言，豈誠旨於味耶！及讀阮籍、陶潛詩，然後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，然猶未能平其心。或謂事物是非相感發，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。雖然，尚

未有盡者。中古之時，未知麴蘖，杜康肇造，爰作酒醴，可名酒后。近世以來，人徒酣醕，李白一斗爲詩百篇，自名酒仙。酈食其，辨士也。初見沛公，稱高陽酒徒。杜根，賢者也，逃難宣城，爲酒家傭保。鄭廣文貧而好飲，蘇司業送酒錢。杜子美無錢賒酒，而詩言酒債。周官有酒正，則掌之者必有其人；以法式授酒材，則醕之者必有其物。翰林詩曰：「鸕鶚杓、鸚鵡杯。」夫杓者勺也，勺酒而錯之杯中者也。工部詩曰：「莫笑田家老瓦盆，自從盛酒長兒孫。」夫盆者漿也。載酒而賓之座中也。韓奕詩云：「顯父餞之，清酒百壺。」壺便提挈，故陶令挂之於車上，呂公負之於杖頭，遇興則傾之，喝夷之異名者耳。絲衣詩云：「兕觥其觶，旨酒思柔。」觥爲爵罰，而于定國飲至一石不亂。劉伯倫既醉，以五斗解醒，快飲痛醕則用之。蓋觥，角之出類者耳。注云：觥受二升、鬴三升、角四升、散五升，而觥七升，又兕角爲之，形器特異。於是更作酒后、酒仙、酒徒、酒保、酒錢、酒債、酒正、酒材、酒杓、酒盆、酒壺、酒觥十二詩，而附益之。庶古今同志而終始相成之義耶，詩多不載。

古今詩體不一。太師之職，掌教六詩，風賦比興雅頌備焉。三代而下，雜體互出。漢唐以來，饒歌、鼓吹、拂舞、矛俞，因斯而興。晉宋以降，又有回文反復，寓幽思展轉之情；雙聲疊韻，狀連駢嬉戲之態。郡縣藥石名，六甲、八卦之屬，不勝其變。古有採詩官，名曰風人，以見風俗喜怒好惡。皮日休云：「疏杉低通灘，冷鷺立亂浪。」此雙聲也；陸龜蒙嘗曰：「膚愉吳都姝，眷戀便殿宴。」此疊韻也。劉禹錫曰：「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晴卻有晴。」杜詩曰：「俱飛蛺蝶元相逐，並蒂芙蓉本自雙。」又曰：「滿目飛明鏡，歸心折大刀。」此皆風言。又《戲作俳優體》二首，純用方語云：「異俗吁可怪，斯人難並